

电影文学剧本

五更寒

史超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I 235.7/78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五 更 寒

史 超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0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抗日战争胜利，蒋介石便挥起战刀，在中原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，我新四军五师突破了敌人重重包围，暂时撤离了中原，县委书记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留下坚持工作。他克服了种种困难，领导并发动群众组织了一支武装游击队，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尖锐、残酷、曲折的斗争，直到最后胜利。

剧本塑造了百折不挠、意志坚强、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，描写了群众不畏艰险坚决跟党走的斗争精神，同时揭露了敌人的凶残和叛徒的丑恶嘴脸，人物色彩鲜明，情节曲折，颇能引人入胜。

五 更 寒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4 插页：2 字数：73,000

1980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49 定价：0.35元

字幕：

抗日战争胜利，人民的笑颜还未展开，蒋介石便挥起战刀，在中原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，我新四军五师突破了敌人重重包围，暂时撤离了中原。

故事便从这里开始。

—

稠密的枪声，炮声。

古老而粗大的松树被炮弹连根拔起，倒在地上。

随着子弹吱吱的叫声，树枝折断了，树叶四处飞舞。

丛草中，一只野鸡扇动着它笨重的翅膀，惊恐地飞向山岗的另一边。

数以百计的国民党士兵，端着枪，像野兽般嚎叫着，在山林中搜索，肆意地打枪。

县委书记老刘，带着罗文川隐蔽在水沟里一块岩石下面，他紧靠在石壁上，持着驳壳枪，屏息敛气，注视着搜索的国民党士兵。

国民党士兵一个个从水沟上跨过去。

当国民党士兵过去后，老刘拉了罗文川一把，走出水沟。

二

层叠的山峦，浓密的树林。

在山脚下，有一个叫做莫家湾的村庄。村庄的房屋沿着山脚一字伸展开。房子破旧倾斜，有些地方只剩下被火烧过的焦黑的残垣颓壁。村中间是一个灌田用的大水塘，塘的周围，撒着许多被人踏过的骯髒的稻草。一条小溪从村边流向低处，岸边堆积着干了的牛粪。

落山前的太阳，十分无力地照在塘水上。两只白鸭从台阶上匆匆踱下水去，慌张地穿过塘边的浮萍，朝着几个洗衣的妇女不安地鸣叫着。

房子末端，一片竹林，竹林侧旁，三间独立的茅房，草顶已经沤得塌陷和发黑了。

在这房子里，有一对年青的夫妇。男的名叫南果祥，二十四、五岁，小矮个，瘦长脸，两个高高的小颧骨，太阳穴上一块疮疤；女的名叫穆英，她和南果祥岁数差不多大小，红润润的圆脸，鲜明的嘴唇，叫人觉得十分恬静、可亲。

她闪动着亮亮的眼睛，手中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子，爱昵地瞅着他，睫毛在微微颤动。他替她把散在眼前的乱发撩在耳后，他们面对面默默地站在窗前。

“你想什么？”穆英终于问。

“五师突围走了，……唉！……”他好像有满腹的话，但没有说下去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把穆英手中正在纳帮的鞋子拿过来，看了看。

穆英也叹了口气，无限感慨与惋惜。

“会回来的！”

沉默。空气似乎冻结了。

几只鸡在外间屋找食，脚爪打在地上叩叩地响，嘴里唧唧地叫个不停。

南果祥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该走了。莫部长和施指挥长在后山等刘书记开会，也许有事找我。”他把正在穿的鞋交还穆英。

穆英忙着把雨伞递给他，把白包袱皮裹的小包挎在他的肩上，又把驳壳枪送到他手里。

一切收拾完毕，她送他到了门外。南果祥迈出屋门看着一畦畦将要成熟的丰腴的稻子，便站住了，他倚着门前的柴堆，出了神。

“哪一天，哪一天能回家啊！”他自语着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穆英拉起了他的手，靠近了他。

南果祥摇摇头，从她手里挣开，走了。

穆英恋恋不舍地目送他，两排睫毛忽闪忽闪的。

三

水塘边站着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。她一手摸着头，微向一旁侧着腰，对着清澈的塘水来欣赏自己的容貌。她正看的得意之际，水面上又增加了一个影子，那个影子向她匆匆走过来。

“南大哥！”她转过头来叫道。

“干什么？”南果祥抬头一看，是巧凤，便停下了。

巧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花手巾包着的小包，递给南果祥。

“带给他！”

南果祥接过来，就想打开。巧凤向前按住他的手，不让他看。南果祥从她手里挣开，打开了手巾，手巾中包着一双纳了底的新袜子。袜底上绣着一对鸳鸯。

“我穿着正合脚。”南果祥故意开玩笑。

巧凤用手指刮脸，羞他。

“你在这干什么？”穆英的喊叫声。

南果祥扭头一看，穆英站在他的背后，两眼瞪得圆圆地瞪着他。他一弯腰跑掉了。

南果祥绕过了水塘，跑上了田埂小道，他停下来，还见她们指手划脚在吵，吵些什么已经听不清了。他急忙上了山。

四

山梁上有个中年人在砍柴，虽然他弯着腰，可是他的眼睛却灵活地向四周窥探。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妇女在崖边挖药材，她也不停地转动着眼珠。她的名字叫潘毛。她发现有人上山来，便忙喊叫男人：“王太！”

王太锐利的眼光向旁边一斜，扫向山下去。

“是南果祥！”

南果祥爬上来，走到他们面前。

“大叔，有情况吗？”

王太故意向他刁难地笑着：“你看哪？”

南果祥陪了一个笑脸，经过潘毛身旁，招呼道：“大妈，当心呀！”

“开完会，告诉一声！”潘毛说。

南果祥点头，从潘毛手中接过一个野果吃着，钻进了树林。

五

高峰之上，丛林之中，三棵伸着弯弯曲曲臂膀的松树。

松树下，县委组织部长莫文阶和县委施品春坐在那里。前者蹲在地上，后者靠在树干上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莫文阶闪动着小眼，挑逗地问道。

施品春微把头向旁边一扭，表示什么也没想说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！”莫文阶狡黠地盯住施品春的眼睛，不让他有考虑的余地。

施品春架不住莫文阶的挑弄，终于把憋在心里的牢骚发泄出来。他把肥胖的身子一挺，粗声粗气地说：

“五师撤走，县委七个人，跟着走了四个，为什么偏偏留下我们？刘书记不走是理所当然，红军撤退时，他就留在这里坚持。”他把按在他光脑壳上的手向下一摸，

“我？他妈的！”

“一年就回来了！”莫文阶的语调又像解释，又像对这句话进行嘲弄。

“定心丸又不要花钱买！”施品春喊着。

“老施！这思想可要不得！”莫文阶用批评的口气说，声调很严厉。

“你别卖乖！我的组织部长！”

“我莫文阶是有信心的！”莫文阶拉着长腔调。

莫文阶摸了摸分头，用手拢了一些松针，铺好，他侧身睡在上面。他是个小个子，有着一张老是带着笑意的扁圆脸膛，他的黑紫色的下嘴唇，经常向一侧微撇着。现在他仰望着天空，撇着嘴，翕动着鼻孔，脸上现出满足了欲望后的得意心情。“我是有信心的。”

不远的地方响起啄木鸟啄木的声音。

“刘书记来了。”莫文阶翻身坐起，拍着巴掌：叭叭——叭叭——叭叭叭。

树叶窸窣作响，树梢在响动，一个干瘦的老人钻了出来。他的实际年龄不过五十岁，但风吹雨打、战争饥饿所给予他的折磨，使他显得憔悴苍老。他的眼窝深陷，前额和鼻旁刻上深暗的皱褶，留在嘴上的胡子，脱落得稀疏了，上唇的还是黑的，下巴上的已经变得焦黄和有些发白了。他穿着一套蓝色的短裤褂和草鞋，背上背着雨伞和一个小白布包袱，包袱外面别了一双新草鞋，腰前插着驳壳

枪。在他身后，跟来四个人，其中有个名叫小叶的年青后生，看样子体质很弱，肩上背着一支带刺刀的朱德式步枪。

“来啦！”老刘随口问，匆匆地走到他们前面。

“嗯！”莫文阶呲牙一笑，露出青紫色牙床，他殷勤地搬了一块石头给老刘。

老刘席地坐下了，低着头，捡了几根松针在手里，把它们理得整整齐齐。莫文阶手里玩弄着石子，眼睛却留意地观察着老刘的一举一动。突然老刘抬起了头，目光严峻地向他们扫了一眼。

“五师留下坚持的张支队，被敌人包围，垮了。”他的声调低沉，缓慢。

莫文阶脸上的微笑刷地一下消失了。石子从手中滑下，砸在脚上。但当他的手在脸上摸了一把，他又恢复了原状。

“有消息说，国民党用五十万军队向苏皖解放区进攻了。看样子，他们全面发动了内战。”

莫文阶竭力压制住内心的惶恐，故意激烈地说：

“全面？那好得很！哼！不出两个月就能拿下他南京！”

“算了吧！”施品春愤愤地说。

莫文阶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，他急忙转向一边。

老刘注视着莫文阶的侧面，莫文阶的下唇撇向一侧，连鼻纹也跟着斜过去。老刘不住霎着嵌在深眼窝里的那双

深邃的眼睛，若有所思。

六

南果祥分着树枝，在树林里走着。

离他不远，有一个黄瘦脸皮、厚眼泡的中年人，他靠在一棵大树后面，伸头探脑地向外看。他发现有人走过来，神色马上变得十分慌张，就想跑，但被南果祥叫住了。

“莫大叔！”

“是你！”莫大新看清是南果祥，才从惊慌的状态中安定下来。“吓了我一跳。”

南果祥把头向侧一摆，无语地探问莫大新。

“还没开完！”莫大新说。

七

太阳在它沉没之前，穿过云层，抛出几条红闪闪的光柱，它照在倚着树干坐着的老刘身上，老刘的手脚像镀上了赤金。他从施品春手中接过烟袋，装上毛烟，吸了一口，吹出烟核。接着又装，又吸，又吹。动作熟练而灵活。但从他的神态和两只凝视的眼睛的表情中，就了解到，他吸烟完全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。他既没看着去装烟，也没看着去点火，他在深思。

南果祥从树丛中钻出来。

“我们四个小游击队，”老刘看了跟他来的那四个人一眼，“外加一个县大队，得和敌人一个正规师——一万多人对抗……”

莫文阶插嘴说：“还有黄胖子带的民团哩！”

“黄胖子是地头蛇，又狠又猾，可是斗了二十年，他对共产党也莫奈何。现在我们的地下党完整的保存着，别看他反共有经验，也摸不清楚我们，只要我们加强武装的活动，就能把敌人那个师拖在大别山，配合整个党作战。”

“我是有信心坚持的……土地革命，抗日战争都闯过来了……没什么……哎，老施，你不是有意见吗？”莫文阶拖着长腔调说。

“我的意见，老刘早知道了。你有意见你说吧，别拉我做挡箭牌！”

莫文阶没想到他会这样直截了当地向他反击，有些着了慌。

“我？我不过……我并不怕坚持！”

尖厉的忽哨声有节奏地响起来。大家都立起。老刘把东西背到身上，领头钻进树丛中去。

他们到了莫大新的身边，莫大新手指着山下说：“敌人！”

他们从树隙之间向外窥视。

大山下面，敌人长长的行列，正沿着河道运动。

“我们还是把这些人扛在我们的肩上。”老刘转对随

他来的四个人说，“你们各自带着人，分头活动。老莫，你跟县大队一起活动吧！”

莫文阶用眼角瞟了施品春一下，没说话。

“多当心黄胖子！”老刘补充叮嘱了一句。

八

天空。层层白云。城墙的垛口。

简陋的低矮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。在它的下面，围着一圈子人。人声喧哗，其中有一个嘶哑的嗓音大喊大叫，把其他人的声音全压下去了。

这个大声喊叫的人，是个穿白绸裤褂的大胖子，在他又黑又粗糙的大脸盘上，挤满了像一条条小沟似的皱褶，头剃得净亮，鼻子上有一颗黑痣，痣上生了几根长毛。他挺着大肚子，坐在栏杆上，两手张舞着，瞪着一双大牛眼，威风地任性地朝着场子里一对斗得难分难解的公鸡吆喝，他替他自己的那只芦花大公鸡呐喊助威。

“喏！喏！叨！跳起来！咬！对！我日妈！唉！”

他一会高兴得又笑又骂，一会脸上像暴风雨将要来似的阴沉。

他的周围站着一些穿军衣的人，都瞻望他的神色，来决定自己是该高兴还是应该愤怒。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勤务兵，五十多岁，细高干瘪得像根竹竿。他穿着又肥又长的军衣，打着绑腿，活像插在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。他双

手捧着一根足有四尺长的玉嘴的旱烟袋。从他动作的反映里就能看出胖子的表情。胖子笑了，他兴高采烈地鼓掌；胖子恼了，他的笑容便像刀切的一样截然消失，几根干焦的胡子便竖了起来，他也生气了。

芦花公鸡的对手是一只乌金色的公鸡，后者的冠子被芦花公鸡咬住了。

“喂！喂！拧死它！好！用劲！”胖子跳下栏杆，挥动着胳膊扯着嗓门喊叫。

那个勤务兵真有眼色，他举着烟袋等着，当胖子在肚皮上拍了一下，刚抬起手来，他趁势将烟袋递到胖子的手里。

胖子又坐上栏杆。老头替他点着了火。

乌金色的公鸡已从芦花公鸡的嘴里挣脱掉，冠子上流着鲜血，败退了，向场外跑，芦花公鸡那里肯放，以战胜者的姿态，扇着翅膀，在后紧紧追赶。

“快！啄死它！不要放它跑！”胖子喊叫，鼻子里冒着烟。

桃林下站着的观众骚动了。乌金色的公鸡跑到他们腿边，被挡住了。芦花公鸡也赶了上来，它傲慢地高抬着头，咯咯地叫着，逼上前去。

乌金色的公鸡退了一步又一步，再也无处可退，于是站定脚跟，竖起颈毛，翅膀一展，跃起，扑向芦花公鸡，一口咬住它的血红的下垂的大冠子。芦花公鸡扇动翅膀，一跳再跳，急于想挣开，有时竟将乌金色公鸡摔倒在地

上，但乌金色公鸡死咬住不放。鲜红而粘糊的血顺着芦花鸡的头上流下来。

人群里有两个人悄悄耳语。一个是白鬍子老头，穿着一件破烂的长衫，他对身旁的另一个年纪比他稍小的老头说：

“杀猪匠要发脾气了。乌金鸡落不到好下场，我敢和你打赌！”

“他杀人都像割草一样，何况一只鸡？”

老头的话刚落音，忽听哇的一声叫喊。老头忙朝叫喊方向看去，只见胖子从栏杆上跳下来，烟袋甩给勤务兵。他双手叉腰，气呼呼地瞪着牛眼，眼珠子要从眶子里爆出来了。

芦花鸡伸着头，搭着尾，没命奔逃。乌金色公鸡精神抖擞，在后追赶不放。

“逮给我！”胖子声嘶力竭地喝道。

勤务兵跑到乌金色公鸡前，猛的一跃，就像跳水似的径直向前扑去，把乌金色公鸡扑住了。他支起胳膊，抬起了头，额头和两腮沾了土，鼻子尖擦出了血，活像个三花脸。他一瘸一拐把鸡捧着献给胖子。胖子伸手夺过来，非常熟练地把鸡头扭至背上，一只手拿着它，一只手拔它的毛。羽毛像雪片似的飞了一地。他的怒气还未平息，又从腰间拿出一把匕首，照着鸡胸插进去，顺手向下一带，鸡整个被剖开了膛，肠子从肚子里垂下来。

这时，从人群中钻进来一个人，他的外形很奇特，身个矮小，脑袋却大得出奇，走起路来，脑袋一晃一闪，就像跳加官的一样。他穿着一件浅灰色大褂，手持纸扇，提着大襟，神情兴奋，匆匆跑到胖子面前，附在胖子耳边，悄悄说：

“黄团长，刘拐子到了西山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确实！莫文阶在我家吃中饭时说的。”

黄团长把鸡扔进场子，匕首衔在嘴里，掏出手帕揩手，又擦了匕首，将匕首插还腰间皮套。

“勤务兵！”他喊。“叫黄中队长！”

黄团长携带着大脑壳离开纪念碑，向城里走，穿过一片长着荒草竹林的坟园。黄中队长追上了。他是一个矮胖子，努着大厚嘴唇，活像头小肥猪。他绕到黄团长前面，两腿一并，敬了礼。

“你带人跟他去捉刘拐子。”黄团长挑着大拇指，指着大脑壳。

“不报告王师长吗？”黄中队长鼻音浓浊地提醒说，他以为会得到黄团长嘉奖的眼光。

黄团长绕过他的身边，向前走去。

黄中队长摆动他的粗短的小腿，紧跟在后面。

“以后王师长知道了，可不得了！”

黄团长突然一转身站住了。

“我和共产党斗了整整十八年。民国十六年，他们闹暴动，我搞红枪会、扇子会。以后他们闹苏维埃、红军，我闹自卫队。打日本时候，他们搞新四军，我搞民团，真枪真刀拼出来的。他，塌鼻子，什么学校毕业的，只知道看地图。刘拐子能是从地图上逮到的吗？”他生气地说。忽然他又想到什么，神经质地瞪着眼珠子。“嗯？他在我背后，又骂我是杀猪的出身了吧！骂了？没骂？嘿嘿！”他拍着肚皮，“这是我当杀猪匠时积下的膘子。眨什么眼？你们小心吧！要是我背后捣鬼，我要活扒你们的皮！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黄团长走近大脑壳，拍了拍他的后脑勺。

“莫大头，对那位组织部长还得下点功夫！”

莫保长受宠若惊，擦了擦头上的汗珠。

“酒饱自然醉啊！”

九

屋子角，放着一张小桌，桌上点着清油灯，灯头一闪一闪地跳动着。桌子一旁坐着莫文阶，另一旁坐着莫保长，他们喝着闷酒。

屋子靠后墙的神龛下面，架着一张木板，木板上堆着衣料、尺子、粉头、熨斗、剪刀等物，一个发须苍苍的老人戴着古式的花镜，凑在一盏高脚清油灯前，缝制衣服。